

凸凹著

几个已婚男人情爱经历的自省

欢喜佛

huanyixifo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欢喜佛/凸凹著. 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2. 9

ISBN 7-5039-2245-1

I. 欢… II. 凸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5612 号

欢喜佛

著 者 凸 凹

责任编辑 冯京丽

版式设计 刘宝华

封面设计 耀午书装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books.com

电子邮件 editor4@whysbooks.com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

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5.75

字 数 440 千字

印 数 1—10100

书 号 ISBN 7-5039-2245-1/I·1019

定 价 23.8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三更燈火 五更雞

四更有人要……

目 录

第一章 求神请命 (1)

老和尚:施主求签许的是哪桩心思?

何小竹:许婚姻。

第二章 “爱月小巢” (7)

金文起:我的心肝啊,我来晚了!

何小竹:不管你怎么想,不管你有多难,你应该给我一片
属于我的天。

第三章 “剪剪风” (21)

李一凡:文起啊,你都三十多岁的人了,连个副科长都不是,你的官路还没打开呀!

金文起:乱性了!乱性了!

第四章 平静世界 (35)

齐玉文:外边花花事多,你要注意警惕,不管多忙,你要天天回家。

金文起:你甭冤枉好人,我只是想想而已。

第五章 风流陷阱 (51)

陆小可:老金,跟我好吧,我是不会拆散你的家庭的,我只需你陪伴我一段路程,我太失意了,太寂寞了!

金文起：小可，我有些理解你了，不过今天不行，你让我好好想想，我还没有那种心理准备。

第六章 非常女子 (67)

金文起：这是一个多么不同的女子啊！

周 悯：在我看来，爱情和性是一体的，不仅如此，性是爱情的惟一证明。

第七章 妙玉穿香 (89)

何小竹：金老师，您是在开玩笑，您怎么会活得凄惶？您心里是那么明白。

安 曼：这个何小姐很简单，身上蕴满了书香，跟领导交往不亢不卑的，让人不禁高看两眼。

第八章 堕人情网 (111)

金文起：一个好女人，首先还不在于她会不会过日子，而在于她有没有一个好性情。好性情的女人会涵养男人，让男人乐天知命，从而死心塌地地与其厮守。

何小竹：金老师啊，面对着鲜润的女人肉体，您居然还大谈抽象的女性之美，您真是迂腐不堪啊！

第九章 “来了！” (141)

金文起：“来了！”是建立在肉体存在之上的灵魂的大震颤吗？是灵与肉人性的大交合吗？

齐玉文：文起，我不跟你在床上滚谁跟你在床上滚？其实我是在跟你斗嘴，你当不当官儿的无所谓，只要你每天能按时回咱的家，上我这张床，咱们就什么都有了。

第十章 特种温柔 (159)

陆小可：甬说得那么好听，你连你的老婆都能背叛，更何

况家室之外的女人。

金文起：那是两回事，我可以背叛婚姻，但不能背叛爱情。

第十一章 意外升迁 (187)

陆小可：你要是有责任心，你就应该善待她，你瞧她的那双手。

安 曼：农谚说得好：母狗不摇尾，公狗不奔前。你们双方都有责任。不过你放心，她虽然是我的下属，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把她当自己的下属看，她有自己的人格，感情的问题，纯属她的个人问题。

第十二章 历史悲情 (212)

胡雅娣：无论如何，你没权力索取这些信件，我只能交给安曼本人。

许二嫚：那还用说，胡雅娣是魂灵，敬着她还可以得到保佑；而外边的女人是狐狸，坑家败业。

第十三章 鸠占鹊巢 (239)

金文起：爱啊，你怎么这样仓皇！

安 曼：你以什么样的方式追求性爱的快乐都是无罪的，快感是俗世的神，快感是人间的天堂。

第十四章 情系长沙 (262)

何小竹：求你不要朗诵了，我现在脆弱得很，我会受不了的。

金文起：我金文起将来不仅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，而且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资本家和一个伟大的情圣！

第十五章 初罹情难 (295)

陆小可：我非常嫉妒她，因为她得到了一种特权，是一种能在你心里扎根的特权，而我却没有。

何小竹：老胖，你出国讲学的时候，可一定要带着我呀！

第十六章 身体记忆 …………… (315)

陆小可：金局长，你可当局长了，应该做得体面一点儿，首先应该学会尊重人，你尊重别人，别人也就尊重你。

金文起：我真的应该跟齐玉文谈谈离婚的事了。

第十七章 心理障碍 …………… (331)

何小竹：老胖，作为你的妻子，我觉得应该给你一个建议：以后咱们在一起时，应该尽可能不喝酒。

齐玉文：你既然不肯把她说出来，就别再提离婚的事，好好给我过日子，别自找没趣！

第十八章 工于设计 …………… (342)

李一凡：对女孩子来说，成年男人是最好的交易伙伴；所谓勾搭的过程，就是进行交易的过程。

何小竹：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的，我跟你搞的又不是性交易，从没想过什么投入与回报，我只是听从于自己的感情。

第十九章 自我否定 …………… (358)

朱 文：到现在，连女人都沾不了了，诗还从何谈起？不过，现在看来，我生命的辉煌，的确是我诗歌创作的辉煌捆绑在一起的，如果，再没有大的构制，我这一生就完了，不像你，还可以当官儿。

安 曼：事情本来就这样。一旦处在情人的地位，一些正常人能够享受的社会权益她就享受不到了，这叫自我剥夺，你不能埋怨别人。所以，你得认命，不认命就别要爱情。

第二十章 两厢之怨 (377)

齐玉文:甬废话,横竖我是你老婆,你有喜事,就是咱家有喜事。

局 长:而意淫则不同,它是独立完成的,它不需要别人的肉体,也不需要别人的精神。生命在自我的把握之中。那是特别的快感,轻松得像云,欢快得像诗,天马行空,独往独来,升腾,升腾,再升腾——你找到了自我。

第二十一章 伤心诊所 (395)

何小竹:你不哄人家齐玉文,可齐玉文照样是你老婆;你不哄人家陆小可,可你给人家又提干又分房子。你说,这是为什么?

齐玉文:你肯定会后悔。为什么?再好的女人也要过日子,在日子里的女人都一样。

第二十二章 激情告白 (418)

何小竹:其实,人们太关心爱情和婚姻的关系问题,往往就意味着不相信爱情甚至已失去了爱情。沐浴在爱河中的人不会想到去研究河水的水质,干这种蠢事的人只能是岸上的失败者和旁观者。

表 姐:我认为,爱情是现实与理想的一致,是感情和理智的融合,而不是自我放纵的代名词。使自己快乐也使他人快乐,别伤害自己也别伤害他人,这才是爱情伦理的全部意义。

第二十三章 再遭情劫 (437)

何小竹:金老胖,你不能再这样待我,你应该赶紧娶我!

金文起:我今天也真心地向你保证,我一定要娶你。

第二十四章 两难选择 (459)

何小竹：我突然觉得我们的爱情是可疑的，除非你能给一个明确的证明，那就是离婚。你也许认为我有点不尽情理，其实这正是情理中的事。我支持你对齐玉文尽道义的责任，也就是亲情的责任；但是那应该是以离婚为前提的。离婚不是简单的形式，它给我们的结合以爱情的名誉。

金文起：让你等的时间太久了，真是对你有些不公平了。我同意你的“离婚不是简单的形式，它给我们的结合以爱情的名誉”的说法，应该在齐玉文离去之前把手续办完。

齐玉文：她也是的，怎么这么想不开，我都是快死的人了，她怎么连这么几天都等不及？比我还小心眼儿。

尾声 自绝还命 (485)

金文起：我的殉情，是一种感情的自律，它给我以人格上的崛起，因而就有了悲壮的意义。

安 曼：这个金文起，还真是有点血性的！

跋 (492)



第一章 求神请命

老和尚：施主求签许的是哪桩心思？

何小竹：许婚姻。

何小竹跪在蒲垫上已有一炷香的工夫了。

一条藕色的短衫紧贴在她的身上，后背那玲珑而腴润的线条便把众多香客的目光凝滞了。一条细小的汗流一直从颈窝浸到臀窝，勾勒出一条笔直的腰线。

她的两瓣臀便显得有些大，让人想到蓬勃的生育能力。

她求到了一只上上签。

身边的小和尚浅浅地笑了一笑，说：“这么好的签，由我的师傅给您解签才是。”

小竹也报之妩媚的一笑：“谢谢您了。”她为小和尚的善解人意感到温暖。

小和尚把她引到一座禅房。

禅房里有点暗，但让人感到很舒服。一股隐隐的沉香香气让她微微地张开了嘴巴，她的灵魂有些飘飘然了。

“施主求签许的是哪桩心思？”似乎怕惊扰了施主的梦境，老和尚很轻柔地问。

小竹感到了老人的体贴，她体会到，佛门的令人敬慕处，不在玄妙的宗教气息，而在它很现实的世俗关怀。

“求婚姻。”小竹轻柔地答道。

老和尚轻轻地翻动着发黄的册页，停到某一页上，不停地捻动着颈上的念珠。他的眼睛虽然细细地眯着，但小竹能感到它逼人的捕捉力。

“施主能不能让老衲感受一下您的气脉？”给人解签，却要像中医一样切脉，真是莫名其妙。

但小竹却毫不犹豫地把手臂递过去了，甚至有一丝急迫。

小竹的手臂曲线可人，白而细腻，致使老人家把着脉搏的一只粗糙的手，情不自禁地向上移动起来。小竹轻轻一颤，并没有去制止。她太虔诚了，怕惊破了自己心中的梦。

老人家自然就不再怯怯地探寻，而是代以率性的抚摸。他眼里升起一团雾，呕出一声声心疼的叹息。

“女施主有一桩很好的婚姻，那个人对您的疼爱，有一种骨血质地，是不会轻易地被世象所左右的。但您得有耐心，他正以一个不变的节奏向您走来，要假以时日。”

老人家抚摸的手有些颤抖：“他不是不想走得快些，但身边的纠缠太多，他得一件一件地化解；所以，您不能逼迫他。心弦绷得太紧，会断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不会逼他的，我会耐心地等下去的。”小竹感动得轻轻抽泣起来。

老人家也被感动了，抚摸的手悄悄地收了回去。因为他感到，在这么执著而神圣的感情面前，他的抚摸是不合时宜的。

谢过老和尚，小竹放下一张大钞。老人家迅速地把钞票揣进袈裟的大襟里，朝他的女施主羞怯地笑了笑。

小竹又被感动了：大智者，其实是个大孩子啊！

她想到了她的心上人老胖。老胖是个大能人，却也是个孩子，一见面就往她怀里扎，嚷着吃奶，乳头噙到嘴里之后，便高兴地撒欢，一边呻吟着，一边踢蹬着两条胖胖达达的腿。

想到这，她的双乳有点痒，白皙的双颊倏地氲浓了两朵红色的云。她迅速地走出了禅房的门槛，一边走着一边为自己羞愧：幸福的

女人怎么这么不正经呢！

她笑着坐在了寺外的大理石台阶上，沁凉的感觉使她清醒了许多。

她记得自己已是第三次到这家寺院求签了。她每两年求一次，每次求的都是上上签，每次都是这个老和尚给他解签，而每次都会听到最令她心动的话。这个寺院给她的爱情以坚定的信念，虽然那个老和尚让他有点紧张，但也不过是个好色的好老头。

她很满意自己的小智慧：她每次来都会穿不同的服装，都不会和老和尚主动地过话，像一个陌生的香客恰好路过这里一样。因此，老和尚一直没有认出自己，自己听到的解语，便是一种天意。

那么，虽然自己与老胖的爱情已持续了漫长的六年而至今还没有结局，但冬天已经来到，春天还会远吗！

就是。

正在这时，她的呼机响了。

是老胖。约她晚上在三益轩吃夏威夷大蟹。

对于好吃的小竹来说，夏威夷大蟹是她食中最爱，在如此好心情之下，居然就有那么一堆好吃食等着她，她有些晕眩了。

她高兴得失声叫了一声：“这日子怎么这么性感！”

这是小竹的一句习惯性用语，她觉得，当好事连台，一切顺遂，好得没办法的时候，只有用“性感”这样的词才恰切。

她吃得心花怒放，然后迫不及待、不顾一切地挽着老胖的胳膊钻进他们偷偷租下的“爱月小巢”，不知羞耻地一遍一遍地做爱，把个肥大的臀座都做疼了，以至于来不及互相问一声晚安，便昏睡过去了。待一觉醒来，已到日中，嘴里虽连连喊着“完了，完了，主任非炒我鱿鱼不可了！”可那膨胀了的臀座竟没一丝挪一挪的念头。老胖坏坏地一笑：“炒鱿鱼就炒鱿鱼，正好专心做你的爱月小巢主，我也可以甘心做爱月巢惟一的房客。”

“你才不呢，你的心思太多。”小竹嗔到。

老胖还是坏坏地一笑：“我不想跟你斗嘴，只想要你。”

“得了得了，你想把我做死啊！”嘴上推拒着，臀座却迎上来了，还假装生气，“我管得住自己的心，却管不住这个该死的屁股，它怎么这

么好色!”

“你不要埋怨它，它比你懂得生活，这叫天地日月始于臀下。它是你的施主，你要感谢它才对。”

老胖让她安心地躺着，自己光着身子在地下给她烤鲫鱼。

小竹蒙上被子假意睡了，其实是在大滴大滴地流泪。

他是个多好的男人啊！

好男人怎么这么不好拿下啊！她感到了命运的力量。

虽然有老和尚的解语支撑着，但一种莫名的忧伤还是不请自到了。几经克制终于无效，忧伤竟穿魂彻骨了，小竹便不能自己地嚤嚤抽泣起来。

老胖诧异地问：“小竹，你今天去哪儿了？是不是有不顺心的事？”

小竹摇摇头。

“那你哭什么？你不要疑神疑鬼，我还是我，还是你那长不大的老胖。”

小竹点点头：“这我知道，这我知道。”

一边知道着，一边还是把哭声放肆了。

老胖懂她，并不去安慰她，只是专心地烤他的鱼。他认为，给她烤两条好吃的鱼，就是对她最大的安慰。

老胖把香喷喷的烤鱼端到床前：“鱼好了。”

小竹在被窝里抽泣着：“吃不下。”

老胖平静地说：“你看一眼，就吃下了。”

小竹掀开被角，看着老胖端到枕畔的鱼，眼睛果然就亮了。

那鱼烤得焦黄透脆，鱼肉里汪出的油很灿烂，具有一种不能拒绝的诱惑。

“你把鱼盘端好，我去拿酒。”口气很家常，也很不容置疑。

小竹就坐起身来接过鱼盘，一双饱满、结实的乳房就无遮无助地耸动在老胖眼前了。他想到了高更的一幅画。

“小竹，你美的要死，我真想把你也烤焦了，吃到肚里。”老胖动情地说。

“别犯坏了，快拿你的酒去吧。”

老胖拿来一瓶五星二锅头，倒在两个大杯里，当两个杯子倒满了之后，刚启封的一瓶酒，就空空如也了。

两个人从相识的那天起，就经常泡在酒馆里，起初是老胖用汤勺盛一点酒让小竹品，慢慢地两人的酒量就旗鼓相当了。他们不喝好酒，就认二锅头酒那朴实的厚味。是二锅头酒的腴厚，喂肥了两人的爱情。

所以，两人都感酒恩，每次不喝尽兴是不罢休的。

老胖做的烤鱼真是太地道了，小竹管不住自己的舌蕾，大大地咬上了一口。因为未曾完全止住的伤心的抽泣，她被噎住了。为了止住抽咽，只能求助于酒。但一大口酒下去，却招起了一阵剧烈的喘息。她泪流满面。

“我怎么这么没出息呢？”她羞愧地说。

“你是最仁义的姑娘了，是我对不起你。”老胖也羞愧地说。

“不，都怪我小心眼。”小竹安慰老胖。

“你甭为我开脱，都六年了，我还没把自己的事情摆平，没出息的是我。”老胖也有些哽咽了。

“咱不说这个，喝酒。”

两人便专心地喝酒。

酒喝得有滋有味，一边喝着一边亲吻。

“亲爱的，和你在一起，我才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。”老胖说。

“那是个什么样的感觉？”小竹问。

“就是一边拥有着，还一边思念着，所以我真的想把你变成一条烤鱼吃进去。”

小竹摇摇头：“这我不懂，我觉得，真正的爱情，是自己的男人哪怕什么都不帮你干，只要能天天躺在你的床上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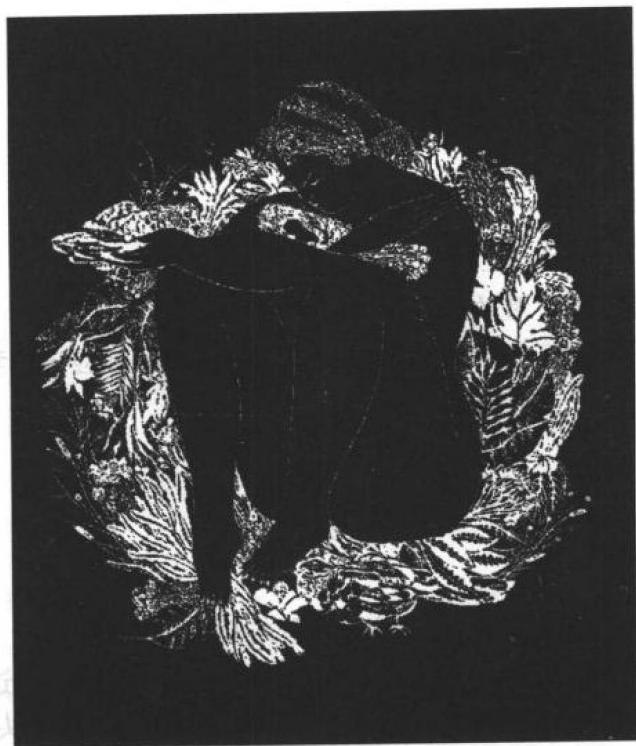
老胖眼泪倏地下来了。

小竹把老胖的眼泪舐进自己的嘴里：“咱还是喝酒吧。”

.....

老胖把杯盘收拾完毕之后，回到床前，发现小竹的眼神灼亮如烧，便动情地叫了一声：“我的小心肝！”

“老胖，你什么也别说了，我只想再要你一次！”



第二章 “爱月小巢”

金文起：我的心肝啊，我来晚了！

何小竹：不管你怎么想，不管你有多难，你应该给我一片属于我的天。

—

老胖本名叫金文起，是这个地级区的档案局局长。

虽然不是什么炙手可热的职位，但刚刚三十六岁就有这么大的官运，也是令人刮目相看。正如他的朋友安曼所说：“这年头，能当官的、会当官的人太多，就是位子太缺，你一不留神挤上了一个位子，真是天大造化了。”

但金文起总是得意不起来，脸色忧郁着，让人感到有一重拨不开的阴影。

他心有旁骛。

心有旁骛，不仅仅是指他当下的状态，而是他的性格特征。即使没有何小竹藏在他心里，他也不会对自己的所得表现出十分的满意——他总是想得到什么，以做一个有利的证明；但一旦得到什么，却并不认为有多么的重要，他感到那冥冥之中他没有得到的才是最重要的。这并不是说他不在乎所得到的，一旦有失去的危险，他也会